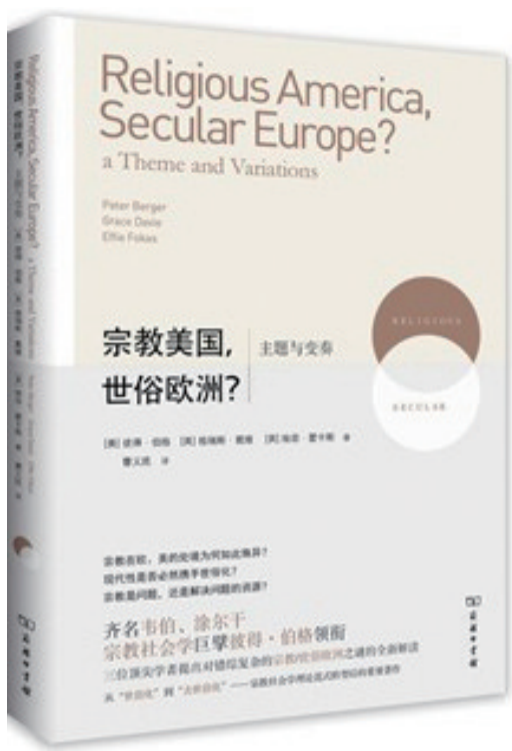


宗教美国和世俗欧洲的由来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彼得·伯格 格瑞斯·戴维 埃菲·霍卡斯 商务印书馆

国那样的限制,课堂上可以讨论宗教内容,当然主要基调是批判性的。

宗教美国与世俗欧洲的裂痕正在加大。时至今日,法国等欧洲国家仍将美国视为文化上缺乏传统的粗鄙国家、政治上由宗教狂热分子支配的邪恶国家,而美国反过来却将欧洲国家认定为不信教的堕落联邦。美欧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地缘政治、地区冲突等多方面问题上的看法,差异更趋明显,外交领域、公众舆论之中,美欧相互指责不断增多——美国和欧洲对于其他大洲的许多国家、地区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当美欧观点相左时,也让后者们陷入困惑。

宗教美国与世俗欧洲并存的现象,也让很多政治、社会、文化学家陷入解释困境。依照美国模式解释,一些专家提出,信教者众有利于社会平稳;但欧洲的例子则反过来说明,世俗的市场经济社会,同样可以实现前述目标。近几年来,美国和欧洲相继上演了激烈的社会冲突,这又被分别解释为彼此模式的弊端,进一步加剧了观察者的困惑。

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近日引进出版了《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一书。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分别是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宗教学家、美国波士顿文化宗教和世界事务研究所前主任彼得·伯格,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教授格瑞斯·戴维,欧洲和外交政策基金会研究员埃菲·霍卡斯。这本书旨在揭示美国的宗教性和欧洲的世俗性的由来,并就近年来美欧的相对文化特征的演变给予解读。

几个世纪的时间,就让美欧在社会和文化形态上呈现出巨大差异,一个颇为重要的动力就是彼此经历了不同的启蒙化,由此锻造出不同层面的知识阶层。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基本上实现了世俗化;而在美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宗教改革,尽管知识分子之中不乏无神论

者,却必须小心的与信教大众共处。

美国民众中信教比例很高,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大量海外移民移居美国过程中,所能获得的帮助都来自于宗教组织及其衍生出来的慈善服务网络,这使得包括来自中国、日本、印度等没有信教传统国度的新移民逐渐被发展为信徒。书作者还指出,因为美国建国时就规定政教分离,教会只能像创业企业那样从基层着手,吸引教众稳步发展;南北战争后,美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宗教组织学会了依照工商企业的模式发展壮大。但在欧洲,宗教组织过去盛极一时,多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乏面向社会基层的组织建构能力。

《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书中第五章提到,美国司法体制为宗教影响社会和文化生活预留了空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宣誓致辞中的宗教辞令;此外,美国最高法院在受理堕胎权案例等案件的审理中,也频频回避对宗教信仰、神学、创始论等内容作出评价。这种现象在欧洲绝难出现。

世俗欧洲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本土宗教之外拥有其他宗教信仰的移民大量进入,这与原本持宗教宽容态度的原住民形成了尖锐对立——对立最初限定于种族和族群,但不免扩散到宗教信仰领域。新移民希望像在原先居住的国家那样,在新国家获得宗教教育、社区生活的空间和自由,这引起了原住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警惕及反制,后者推动各项立法严禁公共场所出现前者希望看到的传教等宗教活动,甚至不允许特定群体佩戴面纱。

在美国,宗教被看作社会问题解决的资源和手段,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资源和手段;而在欧洲,宗教则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书作者给出的意见是调和性,即允许宗教和世俗在更小的局部共存,宗教问题能够在文化多样化前提下纳入正面讨论。

(来源:新华读书)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作者:伊恩·麦克尤恩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八个短篇分别经由青少年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八段情节各异却又情绪共通的故事,或恐怖或暴力,或残酷或变态,或荒唐或魔幻,同时却既温柔又感伤;就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青春,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烛照出自我的“青春残酷物语”。



《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作者:十点读书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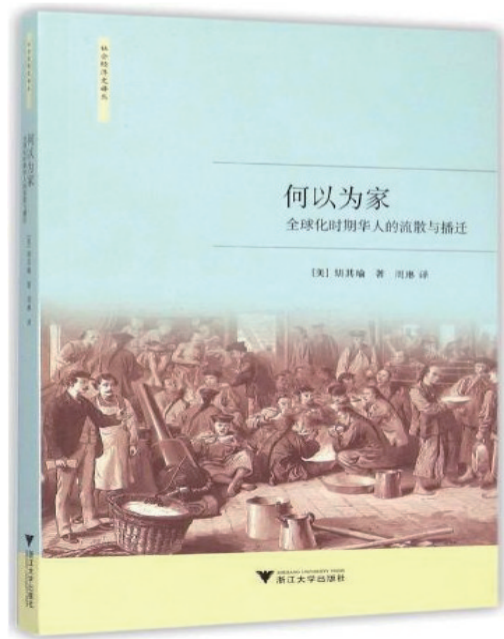
李筱懿、林特特、宋小君、午歌、陈亚豪、魔云兽、艾小羊、宁远、襄依、小北、倪一宁、马德、毛路、蔚蓝、居经纬、葛怡然、周文慧……37位敏锐感知生活、以文字记录内心的人气作家,37段人生经历的深刻思索,每一个故事里都能看见你自己。



《一人食: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作者:蔡雅妮 张爱球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除了面包和泡面,一个人的餐桌,也可以有更多选择;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很精致温暖。本书记录了20种有故事的食物和有态度的生活方式,用直抵内心的文字,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向所有在热闹的城市中独自吃饭的人传递一种正能量。不管有没有人陪你吃饭,愿你都能从一道精心准备的食物中,找到治愈自己的简单幸福。

当华人移民进入拉美加勒比



《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胡其瑜 浙江大学出版社

华工。华商和华工主要来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客家人,尤其能够吃苦耐劳,在迁入国非常不利的政治待遇和社会环境中,潜心发展,诚实守信,赢得了美国投资者及迁入国本土商业阶层的尊重。

华商、华工的存在,加速了拉美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带动了美国资本的进一步涌入,当然也因此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华商、华工如此勤勉,且通常结为社群而抱团发展,这是身在海外的华人社群很自然形成的发展特征,却不可避免隔绝于迁入国本地社群,具有排斥性;当华人海外社群在迁入国获得了远超出本地社群的商业成就后,就引发了强烈的排外抵制行动,华人移民的财产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影响。拉美加勒比地区百年前华人移民的商业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持传统道德和社会意识的华人(中国人)群体,完全可以与现代商业体系相融合,并获得巨大成功。华人移民当中,也涌现出许多具备企业家精神以及今天我们称之为创客精神的企业家、创业者。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二战后经济腾飞、中国大陆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发展成就,并不能归于机遇使然。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民族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胡其瑜所著的《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向读者引介了19—20世纪在拉美加勒比地区的中国(华人)移民的发展情况。

19世纪中期,大量中国劳工被招募到美国西部以及古巴、秘鲁等国从事矿山开发、铁路修建和农业生产经

营,书中第四章详细介绍了华工被近乎拐骗的方式运送到美洲,再以批量奴隶制管理的方式投入到矿山、铁路、农业生产第一线。华工的屈辱史和血泪史,要一直持续到拉美加勒比国家工农业生产中引入了更多机械化设备。19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奴隶制度已被废除,但华工贩运和管理过程,却仍然延续着16—18世纪非洲黑人奴隶贩卖和压榨的残酷方式。

当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后,华人移民又选择了毗邻美国的墨西哥,在美国资本的注入下,他们将墨西哥从原先纯粹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能够融入美国主导的区域市场,为墨西哥资本主义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无论是作为华工,还是华商,拉美加勒比地区各国当时对待华人移民的政策,都趋于苛刻,并且很自然地将这些国家本土居民的民意压力转化为带有排外色彩的公共政策。令人遗憾的是,在墨西哥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华商力量足够强大,在孤立化、分隔化的社群之间却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协作,导致所在国的排外力量可以轻易一一击破。

如前所述,华人移民的勤勉也成为招致抵制的重要原因。墨西哥等国在卷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之后,传统的种植园经济深受影响,本国商人也无法与美国资本支持下的外资企业展开竞争,在不具备抵制美国的能力和胆量前提下,拿华人移民说事,就变得自然而然。墨西哥等国20世纪初持续处于社会革命,“唤醒了并灌输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也是掀起排华抵制的重要原因。(来源:新华读书)

近现代历史上,华人移民大量进入欧洲、美洲。相对而言,人们更为关注华人移民在西欧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融合发展情况。较少提及华人移民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这些国家社会史、移民史、外来族群史研究中,华人移民处于非常尴尬的边缘化位置,受关注度逊色

于欧洲和非洲国家移民。华人移民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诸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美国资本大量进入拉美加勒比地区,但承接这些资本在该地区各国不少行业落脚发展的却是华商,美国资本最为青睐的务工群体是